

文華辨序說

文體明辨序說

I206.2
195

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

郭紹虞主編

文章辨體序說

吳納著
于北山校點

文體明辨序說

徐師曾著
羅根澤校點

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文章辨體序說/(明)吳納著;于北山校點.文體明辨
序說/(明)徐師曾著;羅根澤校點.-北京:人民文學
出版社,1998.5

(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)

ISBN 7-02-002714-8

I. ①文…②文… II. ①吳…②于…③徐…④羅…
III. 古典文學-文體論-中國 IV. I206.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98)第 02413 號

責任編輯:周絢隆

美術編輯:徐中益

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

(100705 北京朝內大街 166 號)

三河市藝苑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字數 123 千字 開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張 5.75 插頁 2

196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
199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 1-5000

定價 9.50 元

文章辨體序說

目錄

文章辨體序 (彭時)	七
------------	---

文章辨體凡例	九
--------	---

諸儒總論作文法	一二
---------	----

古歌謠辭	一九
------	----

古賦	一九
----	----

楚	二〇
---	----

兩漢	二〇
----	----

附錄	二二
----	----

三國六朝	二二
------	----

唐	二三
---	----

宋	二三
---	----

元	二三
---	----

國朝	二三
----	----

樂府	二四
----	----

郊廟歌辭 (古禮)	二五
-----------	----

愷樂歌辭 (軍禮)	二六
-----------	----

橫吹曲辭 (原本無，據「式」增)	二六
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文章辨體序說

四

燕饗歌辭（賓禮、嘉禮）	二七	表	三七
琴曲歌辭	二六	露布	三六
相和歌辭	二六	論諫	三六
清商曲辭	二九	奏疏	三九
古詩	二九	議	三九
四言	三〇	彈文	四〇
五言	三一	檄	四〇
七言	三二	書	四一
歌行	三二	記	四一
諭告	三三	序	四二
璽書	三四	論	四二
批答	三四	說、解	四三
詔	三五	辨	四四
冊	三五	原	四四
制、誥	三六	戒	四五
制策	三七	題跋	四五

雜著 四

箴 四

銘 四

頌 四

贊 四

七體 四

問對 四

傳 四

行狀 五

諡法 五

諡議 五

碑 五

墓碑、墓碣、墓表、墓誌、墓記、埋銘 五

誄辭、哀辭 五

祭文 五

連珠 五

判 五

律賦 五

律詩 五

排律 五

絕句 五

聯句詩 五

雜體詩 五

近代詞曲 五

附錄參考資料 六

明史吳訥傳 六

常昭合志稿吳訥傳 六

王直：吳敏德象贊

六二

文章辨體提要

六二

丁丙：文章辨體題記

六二

書

五二

古詩歸曲

六二

銘

五一

辭體類

六二

銘

五一

辭體類

六二

詩

五一

辭體類

六二

詩

五一

辭體類

六二

詩

五一

辭體類

六二

詩

五一

辭體類

六二

詩

五一

辭體類

六二

詩

五一

辭體類

六二

詩

五一

辭體類

六二

詩

五一

辭體類

六二

詩

五一

辭體類

六二

文章辨體序

天地以精英之氣賦於人，而人鍾是氣也，養之全，充之盛，至於彪炳閎肆而不可遏，往往因感而發，以宣造化之機，述人情物理之宜，達禮樂刑政之具，而文章興焉。三代以下，名能文章者衆矣。其有補於世教可與天地同悠久者，代不數人，人不數篇，可不精擇而慎傳之歟！今傳於世，若梁昭明文選、唐文粹、宋文鑑（原本缺「文」字，據「順」補），固已號爲掇其英、拔其粹矣。然文粹文鑑，止錄一代之作；文選雖兼備歷代，而去取欠精，識者猶有憾焉。至宋西山眞先生集爲文章正宗，其目凡四：曰辭命，曰議論，曰叙事，曰詩賦。天下之文，誠無出此四者，可謂備且精矣；然衆體互出，學者卒難考見，豈非精之中猶有未精者耶？

海虞吳先生有見於此，謂文辭宜以體制爲先。因錄古今之文入正體者，始於古歌謠辭，終於祭文，釐爲五十卷；其有變體若四六、律詩、詞曲者，別爲外集五卷附其後，名曰文章辨體。辨體云者，每體自爲一類，每類各著序題，原制作之意而辨析（原本作「折」，據「順」改）精確，一本於先儒成說，使數千載文體之正變高下，一覽可以具見，是蓋有以備正宗之所未備而益加精焉者也。非先生學之博、識之正、用心之勤且密，寧有是哉？先生之孫淳爲監察御史，嘗携是編至京。今都憲萬安、劉公顯攷，昔與淳同官，獲一見焉。

而愛好之不忘。至是奉命巡撫南畿，訪求於先生仲子銓，曾孫本得之，親爲校正訛謬，將刻諸梓，以廣其傳。於是邑人之尙義者，爭捐貲爲助，而板刻遂成。刑部陸員外昶，於先生爲邑後進，樂聞其書得傳，屬予爲之序。

嗟夫！文章，天下公器也。自昔志勤於集錄者，孰不欲名當時而傳後世？然有不幸或堙沒焉者，殆未遇知而好之者公其傳於衆也。今先生是編，家藏之久，乃得都憲劉公篤好而表章之，豈非幸歟！抑非獨先生之幸，實學者之幸也。繼自今，學者得而誦之，具見諸家之體而力追古作，於以黜黜皇猷，恢弘治理，使斯文超兩漢而追三代之盛，端自此始，豈不尤爲世道幸哉？然則先生是編，雖幸賴公以傳，而公之名亦將與先生並傳於無窮也。

先生名訥，字敏德。學行淳正，可方古人。著書績文，老而不倦。官終副都御史。所著有小學集解、性理補註、晦菴文鈔詩鈔、草廬文粹、祥刑要覽，與此並行於世云。

宣統天順八年秋，九月既望，賜進士及第、嘉議大夫、吏部右侍郎、兼翰林院學士、知制誥、同知經筵事、國史總裁、安成彭時序。

文章辨體凡例

一 文辭以體制爲先。古文類集今行世者，惟梁昭明文選六十卷、姚鉉唐文粹一百卷、東萊宋文鑑一百五十卷、西山前後文章正宗四十四卷、蘇伯修元文類七十卷爲備。然文粹、文鑑、文類惟載一代之作；文選編次無序，如第一卷古賦以兩都爲首，而離騷反置於後，甚至揚雄、美新、曹操、九錫文亦皆收載，不足爲法。獨文章正宗義例精密，其類目有四：曰辭命，曰議論，曰叙事，曰詩賦。古今文辭，固無出此四類之外者。然每類之中，衆體並出，欲識體而「順」而「作」，卒難尋考。故今所編，始於古歌謠辭，終於祭文，每類自爲一類，各以時世爲先後，共爲五十卷。仍宋先儒成說，足以鄙意，著爲序題，錄於每類之首，庶幾少見制作之意云。

一 作文以關世教爲主。上虞劉氏有云：『詩三百篇，有美有刺，聖人固已垂戒於前矣。後人纂輯，當本二南、雅、頌爲則。』今依其言。凡文辭必擇辭理兼備、切於世用者取之；其有可爲法戒而辭未精，或辭甚工而理未瑩，然無害於世教者，間亦收入；至若悖理傷教、及涉淫放怪僻者，雖工弗錄。一 命辭固以明理爲本，然自濂洛關閩諸子闡明理學之後，凡性命道德之言，雖孔門弟子所未聞者，後生學子，皆得誦習；若不顧文辭題意，概以場屋經訓性理之說，施諸詩賦及贈送雜作之中，是豈謂之善

學也哉？故西山真氏前後文章正宗，凡太極圖說及易傳序、東西銘、擊壤詩等作，皆不復錄。今亦遵其意云。

一 命韓固以明臣爲本。然自蕭然開闢，蕭子開即明學之始，只封命董之言。雖門弟子未聞其精其一二而古人文辭，多有辭意重複或方言難曉。晦翁綱目及迂齋、疊山古文，若賈生政事書之類，皆節取要語。今亦從之。

一 歷代制冊詔誥，蓋皆王言。文選、文章正宗，止書世代而已。至文鑑、文類，始列代言名氏。今依前例，悉皆不書。若夫天朝詔誥，豈敢與臣庶文辭同錄，今亦弗載。

洪武之初，作者輩出，區區孤陋，弗能博訪盡載。考之文章正宗，凡同時及年近諸大老之作，皆不敢錄，以避去取之嫌。今循其例，以俟後之君子。

卷中文辭，凡古帝王所作，則稱諡號；餘則稱字稱號。若於表奏之下及不知其字者，則復稱名，非敢有所優劣也。

一百五十四六爲古文之變，律賦爲古賦之變，律詩雜體爲古詩之變，詞曲爲古樂府之變。西山文章正宗，凡變體文辭，皆不收錄；東萊文鑑，則並載焉，今遵其意。復輯四六對偶及律詩、歌曲共五卷，名曰外集，附於五十卷之後，以備衆體，且以著文辭世變云。

諸儒總論文法

非而易、書、詩、春秋、儀禮、禮記、周禮、論語、大學、中庸、孟子，皆聖賢明道經世之書。雖非爲作文設，而千萬代文章，皆從是出。（文章精義）

不書文有二道：辭令褒貶，本乎著作者也；導揚諷誦，本乎比興者也。著作者流，蓋出於書之謨訓，易之象繫，春秋之筆削，其要在於高壯廣厚，辭正而理備，謂宜藏於簡冊者也；比興者流，蓋出於虞夏之詠歌，商周之風雅，其要在於麗則清越，言暢而意美，謂宜流於謠誦者也。（柳子厚）

而不夫文章者，原出五經：詔誥策檄，生於書者也；序述論議，生於易者也；歌詠賦頌，生於詩者也；祭祀哀誄，生於禮者也；書奏箴銘，生於春秋者也。故凡朝廷憲章，軍旅誓誥，敷暢仁義，發明功德，牧民建國，皆不可無。（顏之推）

文章與時高下：三代之文，至戰國而病，涉秦漢復起；漢之文，至三國而病，唐興復起。夫政靡而土裂，三光五岳之氣分，大音不全，故必混一而後大振。（劉夢得）

章表奏議，則準的乎典雅；贊頌歌詩，則羽儀乎清麗；符檄書移，則楷式於明斷；史論序記，則軌範於嚴要；箴銘碑誄，則體制於宏深；連珠七辭，則從事於工艷。此修體而成勢，隨變而立功者。復契會相參，

節文互雜，辟五色之錦，各以本采爲地矣。（汝心離體）

工體

其對體而取

韻變而立其書

其與會財

夫刺美風化，緩而不迫謂之『風』；采摭事物，摘華布體謂之『賦』；推明政治，正言得失謂之『雅』；形容盛德，揚厲休功謂之『頌』；幽憂憤悱（原本作『俳』，誤，據『順』改。）寓之比興謂之『騷』；感傷事物，托於文章謂之『辭』；程事較功，考實定名謂之『銘』；援古刺今，箴戒得失謂之『箴』；猗吁抑揚，永言謂之『歌』；非鼓非鐘，徒歌謂之『謠』；步驟馳騁，斐然成章謂之『行』；品秩先後，序而推之謂之『引』；聲音雜比，高下長短謂之『曲』；吁嗟慨歌，悲憂深思謂之『吟』；吟詠情性，合而言志謂之『詩』；蘇李而上，高簡古淡謂之『古』；沈宋而下，法律精切謂之『律』；此詩之衆體也。帝王之言，出法度以制文者謂之『制』；絲綸之語，若日月之垂照者謂之『詔』；道其常而作彝憲者謂之『典』；陳其謀而成嘉猷者謂之『謨』；順其理而迪之者謂之『訓』；屬其人而告之者謂之『誥』；即師衆而誓之者謂之『誓』；因官使而命之者謂之『命』；出於上者謂之『敕』；行於下者謂之『令』；持而戒之者，『敕』也；言而諭之者，『宣』也；諮而揚之者，『贊』也；登而崇之者，『冊』也；言其倫而析（原本作『折』，誤，據『順』改。）之者，『論』也；度其宜而揆之者，『議』也；別嫌疑而明之者，『辨』也；正是非而著之者，『說』也；『記』者，記其事也；『紀』者，紀其實也；『書』者，續而述焉者也；『策』者，條而對焉者也；『傳』者，傳而信者也；『序』者，緒而陳者也；『碑』者，披列事功而載之金石也；『碣』者，揭其操行而立之墓隧也；『誄』者，累其素履而質諸鬼神也；『誌』者，識其名系而埋之壙穴也；『檄』者，激發人心而諭禍福也；『移』者，自近移遠使之周知也；『表』者，布臣子之心，致君父之前也；『牋』者，修儲後之間，伸宮闈之儀也；『簡』者，質言之而略也；『啟』者，文言之而詳也；『狀』者，言之公上也；『牒』者，用之官府也；捷書不緘、

插羽而傳之者，『露布』也；尺牘無封、指事而陳之者，『劄子』也；青黃黼黻、經緯以相承者，總謂『文』也。

（珊瑚鈎詩話）此段引文，出宋張表臣珊瑚鈎詩話，原本及『順』均脫『鈎』字，今補。

作文之體，初欲奔馳，久當撙節，使簡重嚴正，時或放肆以自舒，勿爲一體，則盡善矣。（歐陽公）

孫元忠樸，嘗問歐陽公爲文之法。公云：『於吾姪豈有惜？只是要熟耳。變化之態，皆從熟處生也。』

（同）

頃歲孫莘老識文忠公，乘閒以文字問之。答云：『無他術，惟讀書多則爲之自工。世人之患，在懶讀

書，又作文字少，每一篇出，即求過人，如此少有至者。疵病不必待人指擿，多作自能見之。』（同）

意盡而言止者，天下之至言也；然言止而意不止，尤爲極至，如禮記、左氏傳可見。（東坡）

凡文字，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，采色絢爛；漸老漸熟，乃造平淡；其實不是平淡，乃絢爛之極也。（同）

辭氣或不逮初造意時，此病只是讀書未精博耳。『長袖善舞，多錢善賈』，不虛語也。（山谷）

大凡爲文，須要有溫和敦厚之氣，章疏告君文字，蓋尤不可無也。（楊龜山）

作文以理爲主。自六經以下，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辨士論述，大抵皆爲寓理之具也。故學文之道，急

於明理；如爲文而不明理，求文之工，世未嘗有是也。若未明理，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，反復咀嚼，卒亦無

有，此最文之陋也。（張文潛）

作文須是靠實，說得有條理，不可駕空纖巧。大要七分實，只二三分文。如歐文好者，只是靠實而有

條理，如張承業宦者傳自然好。東坡如靈壁張氏園亭記最好，亦是靠實。秦少游龍井記之類，全是架空

說，全不起發人意思。（晦菴）

今人作文好用難字。如讀漢書，便去收拾三兩個字。曾南豐尙解使一二字，歐蘇全不使一難字，而

文字如此好。（同）

作文自有穩字，古之能文者，纔用便用著。（同）

文章以體製爲先，精工次之。失其體製，雖浮聲切響，抽黃對白，極其精工，不可謂之文矣。（阮正父）

爲文不關世教，雖工何益？（葉水心）

前輩作文，各有入門處。退之本孟子，永叔亦祖孟子，故其議論，純正少疵。子厚、明允，皆自言其所

得處，明允多自戰國策中來，視子厚爲不純。子瞻亦祖其家學，氣餒赫奕，人多慕之，然少純正。要之，自

六經來，則源深而流長，人但見其正大溫粹，不知其所養者有本也。此最當謹，所習之始若不謹，則未

（原本作「未」，據「順」改。）可知。本既立，必學問充就而後識見超詣。凡見之議論言語者，皆正大純粹，如冠冕

佩玉，入宗廟之中，人自起敬。學力既到，體製亦不可不知，如記、贊、銘、頌、序、跋，各有其體。不知其

體，則喻人無容儀，雖有實行，識者幾人哉？體製既熟，一篇之中，起頭結尾，繳換曲折，反覆難應，關鎖血

脈，其妙不可以言盡，要須自得於古人。（金石例）

文章不使事最難，使事多亦最難。不使事難於立意，使事多難於遣辭。能立意者未必能造語，能遣

辭者未必能免俗。大抵爲文者多，知難者少。（門龜新語）

篇中不可有冗章，章中不可有冗句，句中不可有冗字，亦不可有齟齬處。（韓文增語）